

情文并茂 亦壮亦悲

——赞苏剧《钗头凤》

·赵景深 李蔡南

大凡以《钗头凤》命题的剧本，几乎都是陆游与唐婉（剧本改名唐蕙仙）的爱情悲剧为主题的，虽然也能催人泪下，但我总感到，写陆游，如果纠缠于儿女情长、悲欢离合，必将失之于肤浅。因为陆游不仅是个风流倜傥的才子，更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留给后世的近万首诗作，或慷慨豪放，或惆怅哀怨，几乎都是抒发他那“驱除鞑虏、恢复中原”的理想和抱负，以及不见祖国大一统的失望和愤懑之情。因此，如果要写陆游和唐婉坚贞不渝的爱情，就要同时写出他俩爱情不同于他人的特殊性，要写出陆游既不是一般才子，也不是一般诗人，而是在南宋时代带有特殊气质的爱国诗人。

苏剧《钗头凤》（郑拾风编剧）好就好在符合人心，又忠实于史实。同样以陆游和唐婉的婚姻悲剧作为全剧的贯串线，但由于运用了托物言志、一物多用、对比反衬、加强心理冲突等艺术手段，按照人物本身的行为逻辑开展戏剧矛盾，突破藩篱，另辟蹊径，使陆游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他对爱情始终不渝的品质作为构成陆游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熨贴地统一在一起。

剧作者的艺术构思是独具一格，别出心裁的。他设计了一件贯穿全剧的小道具——凤钗，这只凤钗既提供了唐婉“为姑所恶”的根据，又是宁折不弯的民族气节的象征。唐婉父亲拒受卖国贼秦桧的诏命，以死守节。临终托人将这只凤钗带给爱女唐婉，唐婉见遗物，闻噩耗，想到自己孤苦一身的处境，怎能不悲痛万分。可怜她“一腔国破家亡恨，犹作强颜欢笑人”，还得簪花敷粉、里外照应，怕的是露出痕迹，冲犯了婆母（也是她姑母）的四十寿辰。但是，俗话说：“祸不单行”，“人要

倒了霉，喝口水也会塞牙”。由于静因师太接受秦桧同党之子罗玉书的派遣，为了破坏陆游和唐婉的婚姻，一早就来陆母面前挑唆。陆母闻听陆游、唐婉有事相瞒，严加质问。唐婉强忍隐痛，反遭猜忌。陆母紧紧相逼，唐婉只好拿出父亲所赠凤钗，不想陆母不见则可，一见大怒。原来凤钗原为陆母娘家祖传珍宝，因钗给了嫂嫂（唐婉之母），造成姑（陆母）嫂间二十年的积怨，陆母甚至发誓，永不再见凤钗。而陆母见唐父偏偏在她寿诞之日“送来”凤钗，以为有意戳她心境，故而勃然大怒，并强令陆游摔碎。就在老父惨死，陆母不明情由摔碎了父亲留下的唯一纪念品——凤钗的双重打击下，唐婉又受了致命一击。因陆母听信静因所说：“唐婉是克父克母克公克婆克夫君的孤鸾命。”为怕影响陆家香烟、陆游前程，硬逼陆游休弃唐婉。

人们总是同情弱小被摧残，更不甘无辜受凌辱。剧作者很懂得人们的这种心理状态，因此，他以凤钗为线索所虚构的情节：唐婉是善良、温柔、贤淑的，但她却始终处于无辜受辱，备受精神折磨和打击的地位，而给予她打击的，不仅来自陆母的封建思想，也来自卖国势力。这样的艺术处理，加强了戏剧冲突、戏剧的悲剧性，也深化了主题。同时，剧作者并没有限于将唐婉置于受委屈、被同情的位置，而是把笔触深入到角色的内心世界，揭示出角色的心灵美。这一点，第四场《别盟》最具代表性。陆游由于阶级与历史的局限，难违母命，却又难于同唐婉决绝。就在陆游百般无奈，陷入了难于自拔的苦痛中时，唐婉将满腔悲愤强咽下，发出了心底的呐喊：“长相守，恋枕席，岂是好夫妇？真情侣，心相印，不忘江湖。”为了让心上人能够为完成统一祖国的

大业而奋斗，唐婉不掉一滴泪，不喊一声苦，毅然决然地主动提出：“写下休书休了我”，甘愿做一个孤零弃妇。难道唐婉不明白在那么黑暗的封建社会，做一个孤零弃妇的凄切、悲苦吗？不是。但唐婉更明白，被休弃，这已是无力扭转的现实，与其叫陆游提出而受良心的谴责，倒不如自己提出，痛苦由自己承受。正是为了爱，唐婉才做出了封建社会的妇女所能作出的这种最大自我牺牲。而这个爱，既是对陆游的爱，也是对祖国、对人民的爱。但是，唐婉对陆游的一片期待，在那样的时代，是无法实现的。由于南宋朝廷苟且偏安，奸佞专权误国，力主抗金的陆游，必然受到秦桧之流的迫害，真是走投无路、四顾茫茫，陆游也曾经消沉、悲观，在他与唐婉离别十年后重逢于沈园时，他只能哀叹“书生无用”，“不及李贵一征骑”了。唐婉眼见心上人屡遭挫折，悲观消沉，柔肠寸断，她泣血饮恨，激励陆游：“天将奇才赋予你，不付苍生付与谁？”她临终还梦见，陆游在秦桧死后，跨上青骢马，腰悬龙泉剑，奉召进京，实现了“报国除奸展雄才”的宿愿，唐婉并将断钗托付兰香转交陆游，盼望陆游能有朝一日，将它带回北边老家，埋在红梅树下。唐婉自始至终没有忘记激励、关心陆游为收复中原而奋发上进，这就是陆游与唐婉“灵犀相通共喜悲”的内容，也是两人真诚相爱的基础。

剧作者塑造了这样一个最理解陆游、最支持陆游的事业，与陆游共理想的唐婉形象，虚构了他们建立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爱情内容，这些内容，虽然历史上没有记载，却又是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如陆游在与唐婉十年别后在沈园相逢时所题〔钗头凤〕，倾吐出陆游失去唐婉的那种撕肝裂肺的苦痛，那句“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证实陆游与唐婉离别时确曾立下了山盟海誓，但那时怎能痛切感受到“知己者欲见不能，欲吐难言”的苦痛；而陆游八十岁的沈园诗：“此身行作秣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反映出他对唐婉那种至死不渝的深沉的爱，反映出失去唐婉

是陆游的终身遗恨。这一切，都说明了陆游虽然也曾有过与其他人的婚姻生活，但只有一个人在他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是任何人也无法取代的，这个人，就是唐婉。为什么陆游如此爱唐婉？剧作者的这些艺术构思——“人生难得一知己”，不正作出了最中肯的回答？而剧作者在陆游题完〔钗头凤〕后，给了陆游一个全剧最为强烈的动作：掷笔后，连呼两声：“天哪！”不仅再恰当不过地表现出陆游此时此刻的心情，同时产生出动人肺腑的力量。这些表现人物的内心生活与精神境界，又符合历史人物个性特征的巧妙构思，达到了文情并茂的艺术境界。

剧作还好在不仅写出了陆游、唐婉这些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爱国热忱，还写出了陆游与人民的关系，写出了广大人民对收复家园，抗击敌寇的要求。这一点，剧作者是通过虚构的两个人物——园丁李贵和他的妻子兰香来体现的，无论是陆游不以下人见弃，敬李贵一杯酒，并以衣物相赠；还是李贵与兰香送酒菜为陆游赴考饯行，李贵从军、为国捐躯，都给观众以强烈的印象。

陆游的舞台行为同唐婉相比是较为消极的，这样的表现恰恰反映了那个南宋朝代的黑暗和腐朽。在那个朝代，爱国志士处处受压抑，大展雄才的条件是不具备的，愿望、抱负只能通过牢骚来发泄。但剧作写了陆游从踌躇满志的青年到鬓发苍然的八旬衰翁，虽然爱情、抱负都成空幻，但是饱经忧患的陆游至死壮心不已！



右图：苏剧《钗头凤》剧照。周继翔

饰陆游，尹继梅饰唐蕙仙。周纯炎摄



孙树林近影

追求独特的表达方式

——谈话剧演员孙树林的表演

· 阿 庚

看过河北省话剧院演出的《张灯结彩》的观众，对剧中那个自私、贪婪、吝啬的钱大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那为了算计怎样多收彩礼、拨拉着算盘珠、目光专注的神情；为了阻止女儿自由婚姻、躺在竹椅上假装绝食的丑态；以及喝着九分钱一两的酒，嘴里哼着梆子腔、沉浸在金钱幻想中的劲头，这一系列的喜剧动作，做起来真切自如，既传神又有独特感。扮演钱大伯的演员，就是河北省话剧院老演员孙树林。

孙树林建国初期就参加了河北省文工团(1953年改为话剧团)。三十多年来，他演了不少话剧，还参加拍摄过几部电影。他在《红旗谱》中扮演的大地主冯兰池，在《红岩》中扮演的国民党特务徐鹏飞，在《雷雨》中扮演的资本家周朴园，在《战洪图》中扮演的富裕中农叶茂，在《艳阳天》中扮演的反革命分子马之悦等，都是比较成功的形象塑造。

老孙比较善演反面角色，他所创造的反面人物，不流于脸谱化。剧院保留剧目《红旗谱》中的冯兰池一角，是老孙的拿手杰作。虽然这个人物的时代和年岁的变化跨度较大——从20多岁演到70多岁，但老孙掌握得分寸适度、层次分明。如第二场，当冯兰池看到被他害死的朱老巩的儿子朱老忠(小虎子)携家带口回到锁井镇时，他先是倒吸了一口气，然后，眼珠一转，镇定下来，上前一步，嘿嘿两声，斜视着朱老忠说道：“你——你回来啦?!”仅这一句话，把“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尖锐情境和冯兰池老辣狡狴的反动本质，揭露得十分深刻。他演的其他反面人物，也都不乏功力。

此外，他还创造了几个有特色的转变人物。话剧和电影《战洪图》中的富裕中农叶茂，塑造得就很成功。叶茂对家庭、生活有美好的个人打算，但在洪水面前，只想到自己财产的安全，甚至不惜损害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孙树林对生活中的这种人物理解很深，从他那弓腰塌肩的外部造型，到慢腔细调的台词处理，都有自己独特的体验和设计。孙树林演的人物之所以不同一般，原因就在这里。反面人物也好，转变人物也好，他都不是按照习惯的技法演成一种类型，而是各有鲜明的个性。叶茂于抗洪抢险的当口，抱着家里的

值得一提的是，剧作者对凤钗、衣服这些道具的妙用。特别是凤钗，它妙在与【钗头凤】词牌挂上了钩；它妙在因为确有千古流传的【钗头凤】，使人们对虚构的凤钗，以及从凤钗生发的情节信以为真；妙在一支小小凤钗却寓意深长。

苏剧的曲调由昆腔、南词、滩簧三大类组成，加上民歌小曲，共有曲调数十种之多。以

抒情、悠扬见长。江苏省苏剧团的演员大多是解放以后培养的中青年演员。在《钗头凤》中饰演陆游、唐婉的周继翔、尹继梅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陆游一句“痛到极处诗难题”，唱得那样低沉深厚；唐婉一句“心底话，略吐一二咽八九”，唱得那样婉转凄切。特别是尹继梅，她很善于体会角色在规定情境中的感情，细腻而又逼真地表现出来。如《别盟》那场，

大挂钟上堤，把新自行车吊到树上，他从来都不是仅仅让人感到滑稽，而是让观众透视到他对财产爱恋的深情，清清楚楚地看到人物的独特的生活态度、思想逻辑和内心中涌动的情感。但是后来由于江青插手《战洪图》影片，强令“把那个吊自行车的人（叶茂）改成阶级敌人”，把叶茂这一有血有肉的富裕中农的典型性格，一变而为一个磨刀霍霍的反革命小丑，使孙树林的表演，也失去了原有的光彩。

最近，《张灯结彩》在北京演出，他扮演的钱大伯又受到了观众的赞赏。孙树林很懂得，人物要在出场时就给观众一个强烈的印象。他设计的钱大伯第一次出场，紧紧抓住了刻划人物性格的关键。他进门后，问了一声：“这是李大禄的家吗？”便被屋里那些新家具吸引住了。他左扭右转，打量着那崭新的缝纫机，明亮的大躺柜，不时用手指触摸一下，贪婪地环视着屋内的一切。为了应付寒暄，他掏出一支香烟递给李大伯，没等人家谢绝，他的手在空中划了个圆圈，把烟卷又塞进了自己的嘴里。当听说李家兄弟都已有对象时，他失望地嘟囔着走向门口，突然又急转身回来，把放在桌上的半盒烟揣进兜里。他走到院里，舍不得那满屋子的新家什，又从窗外向里张望着……这一上一下，短短几分钟，便把钱大伯这一人物唯利是图、贪财如命的性格刻划得深邃而内涵，脱俗又真实，并且与叶茂又完全不同。

孙树林善于用简练而生动的动作把人物勾勒出来，尤其是北方农民的形象，更是活灵活现，令人叫绝。他能够在表演中拿出最生动的细节来刻划人物性格，这些细节又是“这一个”人物所有的，因而使人物形象一下子鲜明地突现出来。孙树林的成功，是建立在他深厚的生活基础之上的。孙树林坚持几十年不断地积累，形成了个人的表演风格，是很可贵的。

最近，孙树林又接到在中意合拍的电视片《马可·波罗》中扮演蒙古贵族、忽必烈之侄凯杜的任务，预祝他取得更大成功。



上 在《战洪图》中饰叶茂
下 在《张灯结彩》中饰钱大伯
(流耕 摄)

唐婉见陆游从陆母处回转来时泪痕满面、欲言又止，意识到定有不幸临头。她缩到墙脚，浑身上下一阵战栗，她是那么弱小、孤苦，多么害怕厄运降临！她关注着陆游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唯恐陆游口吐悲音，当陆游说是因俩人要“暂时分离”而难受，唐婉眉头一展，心不觉一宽，但当她终于明白了姑母娘的真正用意时，她从绝望的深渊挣扎出来，掏出一年来

积压心头的愤懑和痛苦，用哀怨、深沉、抑扬有致的唱腔向陆游倾诉衷曲。

苏剧《钗头凤》虽然有结构还不够凝炼、舞台节奏比较舒缓等缺点，但是在当前戏剧舞台上存在着片面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追求廉价的剧场效果的情况下，出现了这样一旨在写人、写情、写心灵、写情操，具有较高文学性和艺术质量的作品，总是不该等闲视之的吧？